

中国当代历届获奖作品佳作

● 短篇小说卷

丛书

● 夏民利/ 编

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(赣)新登字第 005 号

书 名: 中国当代历届获奖作品佳作丛书
作 者: 王 蒙 张 洁等
出 版 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(南昌市新魏路 5 号)
印 刷: 江西新华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 62.83
字 数: 1328.888 千字
版 次: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10000
定 价: 69.80 元 (本册定价: 17.45 元)

ISBN 7-80579-628-9/I·515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恩 来	刘亚洲	[1]
马嘶·秋诉	谢友鄞	[18]
客中客	小 植	[35]
✓庭院深深	王 蒙	[54]
最后一场秋雨	田中禾	[68]
远处的伐木声	蔡测海	[89]
罗浮山血泪祭	中杰英	[110]
母亲与遗像	海 波	[150]
三癡录	叶大春	[169]
喊 会	柏 原	[179]
背对命运的独白	韩春旭	[193]
✓互 助	王 蒙	[207]
漆黑的羽毛	石 言	[208]
笔 误	李国胜	[228]
干 草	宋学武	[242]
四个四十岁的女人	胡 辛	[261]
哦，小公马	邹志安	[284]
旅途匆匆	张 勤	[305]
✓阵 痛	邓 刚	[318]
雪天里	阎连科	[336]
明姑娘	航 鹰	[347]

✓ 灵与肉	张贤亮	〔385〕
枫	郑 义	〔414〕
蛾 变	杨争光	〔431〕
祝你运气好	叶 楠	〔440〕
✓ 爱，是不能忘记的	张 洁	〔459〕
怪 摊	中杰英	〔478〕

恩来

——《龙的年》非小说系列之一

刘亚洲

爸爸：

还记得你临出国前发生的那件事吗？

你要远行，当大使。我们几个姐妹为你打点行装。你嘱咐：一定要把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照相簿装上。那当然，爸，相簿里夹着你一大段风流。

两个姐姐打开相簿。照片老极了，你却年轻极了。法兰西的胸膛上，一群不知好歹的中国青年指点江山呢。最多见，你与伯伯，你们当时的领袖，也是今天的。

大姐翻看相簿，忽然问二姐：

“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，谁长得漂亮？”

我的心怦怦跳。好大姐，这问题问得辣。可是我不能不承认，这问题是没法招架的，尤其对女孩子。他们除了是领袖，不也是男人么？而且是那么英俊的男人。好几次，我也朦朦胧胧地有过那种感觉：中国怎么就给两个美男子统治了呢？但我从不愿往深里去想。有层纸隔着。这纸被大姐一指头捅破了。

二姐沉吟道：

“周总理漂亮。”

我想我应该同意这话。不过，若叫我回答，会沉吟更长时间。你很难给这两个人评分。年轻时，他们全都潇洒得令唐伯虎显不出一点光彩。今天，一个胖了，虽然绝不是那种无节制的胖（这种胖能赢得一百个好形容词如魁梧、伟岸等等），但毕竟不那么动人了。

大姐却说：

“周总理长得美，毛主席长得好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周总理是苦相。”

我一惊。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二姐说，“人人都说周总理是中国第一男人。”

爸，恰在这时，你走进来。姐姐们的话被你听到了，你大怒。

“统统给我闭上臭嘴！”

你怎能不怒？这两个人的名字都高高地写在天上，神圣得不可以再神圣，我们偏把他们当普通人议论，太不敬

整整一下午，你的脸就没放晴。晚饭时，你不提此事。我们都哑着，你一个说，竟把阴天说成了暴风雨。一碗饭在你手时抖得凶。你狠狠朝地下一掷，满地开花呀。

当晚你走了。虽然我觉得愧对你，但那个话题太诱惑我。不开口，没问题，可思想呢？哪一把锁能锁住思想？第二天，我打扫你的书房。桌上有他的相。我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我。100分，我暗暗叫道，绝对100分。这张面孔由于完美而生动，又由于生动而完美。看着它简直是一种高级享受。我无法把眼睛移开。这面孔从哪个角度看都甜得很，怎会苦？

我忽然想，大姐是不是拐了个弯来赞美这张脸呢。它完美得到了一个极端，便折回来了。太好了就是不好。太甜了就会苦。好看的脸和难看的脸都会毁灭，正如皇帝和乞丐都会毁灭一样。但乞丐算老几？皇帝可比你爸爸还爸爸。丑面孔皱了，谁可惜？假如一张好莱坞的面孔皱了，那震撼，你试试？人还是不要太完美才好。神可以。用石头雕的大卫和维纳斯不知道衰老。

这想法让我心里疼了。

我把想法告诉大姐，她冷冷一笑：

“算啦。你已玩儿完。”

怎么，我错了？

爸，你走的第二年，中国这座火山喷发了。红彤彤的岩浆搜索着每一个角落。上到天空海洋，下到夫妻的双人床和街头的公共厕所，没一处不被它征服。才几年工夫，革命的改朝换代已演了好几次，因为革命不会疲倦。革命一贯伟大，这次革命特别伟大，伟大得使十月革命变成小弟弟，马克思如果活着看到它，一

宣言》准得改写。

他和他们一样，穿上了军装。他穿军装不好看。尤其是把那清洁工人式的军帽往头上一压，飘洒俊逸的风度逃了个干干净净。然而那是个穿军装的年代。七亿人民有六亿半是斗士，不武装起来怎么行？何况，雄师百万，他是几个排头兵中的一个。

穿上军装的他变得陌生了。我才发现，他好瘦。而在那几年中，他几乎是势不可挡地瘦下去。排头兵有一群男女呢，革命给了他们荣誉也给了他们油水。瘦的胖了，胖的圆了。好几个低下头根本看不到脚尖。他却象一片枯叶。

他还象过去那样爱笑，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笑得很硬很干，缺乏水份。有些情况下甚至把脸颊上笑出两道刀刻般的皱纹。我敢打赌这笑是苦的。爸，从你的照相簿里，我太熟悉他的笑。在一大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片里，好几次出现他给林彪让路的镜头。他笑着把林彪推到那以前是属于他的位置上。他的笑是苦的，但惊心动魄。

他脸上常常出现一种古怪的神情。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。有点象……有点象吃肥肉。一次，一次，电视转播一场群众大会。他刚讲完话，江青阿姨突然振臂高呼：“向总理学习！向总理致敬！”一片山呼海啸。他立即也举起胳膊。“向江青同志学习！向江青同志致敬！”又一片山呼海啸。相互学习致敬嘛，怎么象打架？好在不分胜负。

我把我这些观察告诉大姐，她丢了三个字给我：

“及格了。”

爸，拉拉杂杂写了这许多，你看腻了吗？但我才刚要进入正题哩。不过，我首先要请你原谅，因为我把这件事对你隐瞒太久。但那也是没办法的，军令如山。爸，你想象不到吧，这

直和他在一起。

两年前，1974年，革命走进中年。革命肥得要死，他却瘦得要死。革命吮吸了他每一滴血。偏偏癌症又来凑热闹。崩溃，而且是全面的。死神只隔一堵墙。他不得不住进305医院。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组，我是组员。

接他入院那天，我去了。从我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起，不，是从我来到医疗组的那一刻起，就感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悲剧气氛。医护人员在研究他病情时极其小心地避开那些心惊肉跳的字眼，神情就象打碎花瓶的小女孩。往往三句话不到，泪水已是汪汪。

我们帮他收拾好东西。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他的办公室——中南海西华厅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，转身。他长久地望着这间上世纪的小屋，目光柔柔的。他在用目光抚摸屋里的一切。

我听见他的秘书悄声对我们组长说：

“昨天总理一再说，他舍不得离开这儿。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了。”

四九年，他走进这里。房子纵然无言，伴他25年，感情自在极深处，而他此刻的意思又最明白不过：这一去，便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低头不敢看他。

刚住进医院，他工作得好凶啊。倘若全国都象他这样工作，共产主义不知要提前多少时间到来。入院第三天，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，毛主席也要参加，会议定在下午三点，可一点半他就去了。

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。他恰恰是冲着这一点来的。他以

妈妈式的耐心察看温度、光线、音响等等。最后他问：

“主席的座位在哪儿？”

“喏。”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椅子。它完全与众不同。

他走过去，在椅子上坐下，起来，又坐下，又起来。

可以了，我心里叫道，真的可以了。你一片苦心可鉴。只是，你叫我们今后怎么做人呢？打破脑壳，我们也学不了你优良品德之万一。毛主席要坐的椅子你都要提前坐一坐，是怕它舒适不到家？还是怕阶级敌人破坏安个炸弹什么的？

牛，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海里跃起。细心如此，善良如此，也只有这个称号能当得起了。

但马上我心头一紧。牛的命太苦。一辈子被压迫在最底层，还只配吃草。

见到大姐时，我讲了我的看法，最后说：

“看来你对了。他一生辛劳的命！”

大姐说：

“你差一分才到良好。”

后来我才理解大姐的话。

爸，革命在开水中洗澡。灵魂杀进油锅又杀出来。全国一台大戏——China版的希腊神话。希腊神话是一大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帐。正因为糊涂才美丽。越糊涂越美丽。演员都不穿衣服。

早就隐隐听说有人不愿与他同坐一条板凳，却不相信。他待人象绵羊般善良，律己更严得不可思议，虽说面孔过于漂亮了点，但并不具侵略性，不容他，能容谁？来到他身边后，才知道一切是真的。

那天，他在医院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。我在旁边。会见快结束时，他们谈到战争与和平，他说：

“克立总理，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，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，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。”

克立总理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很长的纸条，递过来。

“请您亲手写下您的诺言。”克立总理说，“我要拿回去复制900万份，把它挂在我的儿子和孙子们以及泰国所有人的脖子上。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”

我被深深激动了。他大笔一挥，人间便会多一段佳话。

他端坐着望着克立，目光深不可测。良久，才开口：

“我手抖得太厉害，写不下来。”他接着补充一句。“我病太重。

我好失望啊。你不写，但你可以写。你埋葬了一个传奇。我望着你。你的目光有些奇怪。蓦地，我一抖。我从你的眼睛中捕捉到了……你猜是什么？……忧虑。它来的顶不是时候。它是修饰你那句豪言壮语的吗？如果是，你怕谁听到？或怕谁看到你，七亿条好汉的总理，跺跺脚泰山就得矮一截，这个太阳底下你怕谁？

你们道别。克立总理说：

“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请。”

克立含笑注视着他，确切说，是注视着他的前胸。

“这次访问贵国，”克立说，“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：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。”

我立刻把目光投向我病人的胸前。我相信屋里的人此时都

这么做了。那里，一颗缩小的太阳放光芒呢。

我们无例外地都沐浴过这小太阳的光辉。

“1971年我来北京时，”克立说，“每个人都戴着像章。”

“这是你的问题？”

“不，”克立的笑容有些神秘，“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。文化革命开始时，人们都戴毛的像章，而您只戴‘为人民服务’的纪念章，即便是在1971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。而现在人们都不戴像章了，为什么您还戴？您又为什么把‘为人民服务’的纪念章换成了毛的像章？”

话语亲切柔软，象棉花。棉里一把针。但观察力是一流的。

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说：

“克立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起。我知道你想我这枚像章，送你了。”

他闪开了。

但我无法闪开。克立残忍地撕碎了什么。像章虽小，背后竟藏着一大片沧桑。在中国，他不是第一个戴毛主席像章的人，但他肯定是把像章戴到最后的一个人。我想我完全理解了大姐。

果然，这次我说完我的看法，大姐说：

“优秀。继续深造。”

1976年在门外。他虚弱已极，正一寸寸死亡。把新日历挂进他的病房，不禁一阵心酸。肯定翻不完了，可究竟能翻几页？革命的锣鼓更急促得分不出点儿。他的冤家们朝气蓬勃，大有向终点冲刺的劲头。人的舌头是有毒的。报纸也有毒。一篇杀向孔老二的文章硬说那书生的胳膊负过伤，每天吊在胸前。作者的口气就象亲眼见了一样。大年三十，一个老人来看他，说：“小心广

播。”我在门外听见了这话。

当晚，例行治疗时，广播来了。是诗歌。诗歌是匕首，这是鲁迅说的。广播员的声音使你想起烈士在刑场上的演讲。鲲鹏展翅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。吓倒蓬间雀。土豆烧熟了，还有牛肉。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。

一个人不放屁，另一个人就要天地翻覆了？我虽不大懂诗歌的含意，但能感受到那热腾腾的杀气。门外，候着记者，要从我们口里挖情况。软刀子终究比钢刀有勇有谋。我的心绪坏到了极点。

我一直不敢看他。我在想象着一头刚被展览的雄狮。偷偷望他一眼，大惊。他在笑呢。再仔细看，笑得很真实，很暖和，是春天里的笑。

我离开了病房，记者们扑过来。

“总理听完广播，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他笑了。”

半夜，我听见病房里有响动，悄悄进去。屋里没开灯，但很亮，因为月亮趴在窗户上。我来到他床边。他倚床坐着，眼睛在闪闪发光。有人猛地在我心口割一刀。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有两行泪。

我慌了，想逃跑，但抬不动腿。他哭了。太阳休息了。他把眼泪留给了黑夜。这是地地道道的男儿泪。我问：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太安静了；似有许多危机潜伏着。片刻后他缓缓说：

“我老了。”

一句话，叫我泪下。我凝视着他。月亮亮得可怕，象是用灯

假扮的。他实在是老得不象样子。头发似白不白，是一种弱的色调，不象有些人索性白个痛快，顶一头雪。皮肤象揉皱得纸。胡子长了，但不齐，因而显得无精打彩。你瞧他过去那一把令人心惊的大胡子。胡子的兴衰便是男人的兴衰。我曾奇怪毛主席为什么从不长胡子。

突然他剧烈地喘起来。我说：

“躺下。”

他摇头。

“能扶我再坐高一点么？我不想躺着，真不想躺着。”

我把他又扶起来一点。我坐在床边的沙发上。现在我得仰望着他了。他个子不高，被别人仰望的机会不多，比毛主席少多了，但从这个角度看，也是极有气势的。他脖子太细，几乎撑不起那颗坚强的头颅，好几次我觉得那头颅会偏向一边，但没有，便使头颅显得更坚强不屈。望着望着，我忽然生奇想。我想到了圆明园，那一片伟大的古代废墟。圆明园是残废了，可它一直撑着不躺下，昂着一颗不屈的头。

我见到了大姐，又把这些事告诉了她。她说：“笑，全世界跟着你笑；哭，只有你一个人哭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至少有一个人陪他哭。那是我。”

大姐望着，沉默好大一会儿，说：

“给你讲个故事。一对法国兄弟去吃饭。桌上有两块牛排，一大一小。哥哥立即把大的放进自己盘里。弟弟说：‘你真没礼貌，竟取了大的那一块。’哥哥问：‘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取哪一块？’弟弟说：‘当然是小的那一块。’哥哥笑了：‘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，还抱怨什么？’”

爸，到此坚决停笔。

女儿 小欣

1976年1月2日

小欣：

噩耗比你的信早到两小时。他走了。

我撕了你的信。你撕了我的心。他走了。竟这样走了。

他走了，谁留下？我，你。一个国，半个家。一场革命，几条路线。我突然觉得留下来的一切都很无聊。真的很无聊。包括我，但不止我。别说我，不信，你……你到我们大使馆招待所去看看那支不争气的足球队。在国内抢了冠军的足球队到这里访问，丢光了球也丢光了脸。他是昨天死的，而昨天，他们几个球员逛超级市场，见商品象山一样堆着，却没售货员，便抓起东西塞进口袋里，结果被摄影机拍了个痛快淋漓。刚才警车把他们送到使馆，一路笛声，叫得人心里发毛。

他走了，也好，省得为这些没出息的传人气白头。

噢，写这些做什么？

打开电视，全是他。无疑他是属于世界的。那个漂亮的女播音员空前的严肃。去年这国家的总统死了她也没这样，讣告念得轻飘飘的。你们总统算老几？什么演戏的、卖唱的、饭馆里端盘子的，谁来了兴趣都能干。还走马灯似地换个不休息。我们可只有一个。

紧接着，电视打乱正常节目，播中国特辑，混蛋透顶，一上来就污辱人。故宫里皇帝的宝座被从各个角度拍照，简直象拍模特儿。它才半个多世纪没人坐。画外音：“中国皇帝总是在五更也

就是凌晨四点半时上朝，表面上是勤奋早起的意思，骨子里是要利用天蒙蒙亮时那一股神秘的气氛，使百官群臣看不清他。因为他也许是小个子，也许是单眼皮。天大亮了，他也就下朝了。要看清他，总要等到他死后……”这叫什么“中国特辑”？真想一刀砍了它。

小欣，我心已乱极。

（大段涂抹。停笔。第二天又接着写）

新华社用传真发来了他的遗像。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好一个雄姿英发的伟丈夫。他拿足了劲，挺胸，头向右后侧昂着，饶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。这是他什么时候照的？难道他知道要用这张像做遗像，竟全力以赴照得如此虎虎有生气？他这种姿势是我在巴黎就熟悉的，但久违了。那时候他照相总爱摆成这样，还问我：

“瞧，是不是一副不朽的模样？”

这句话实在就够不朽的了。

我凝视着他的遗像。这张脸优点太多了。第一次见他时那个该死的念头又不自禁地冒出来：他不象中国人。他有点象地中海那一带的人。强有力的轮廓、抖动的线条、狠狠甩向一侧的黑发。杰作。令雕刻家喝彩。他比任何人更了解这点。

塞纳河边，我们一大群男学生讨论完学校里哪个姑娘最美，试图也议议男的谁第一。他说：

“第一就在这儿坐着哩。”

这话说得多年轻。于是，他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，虽然相貌是没有第一可言的。

那时我们统统年轻呢。第二天，我有意说他：